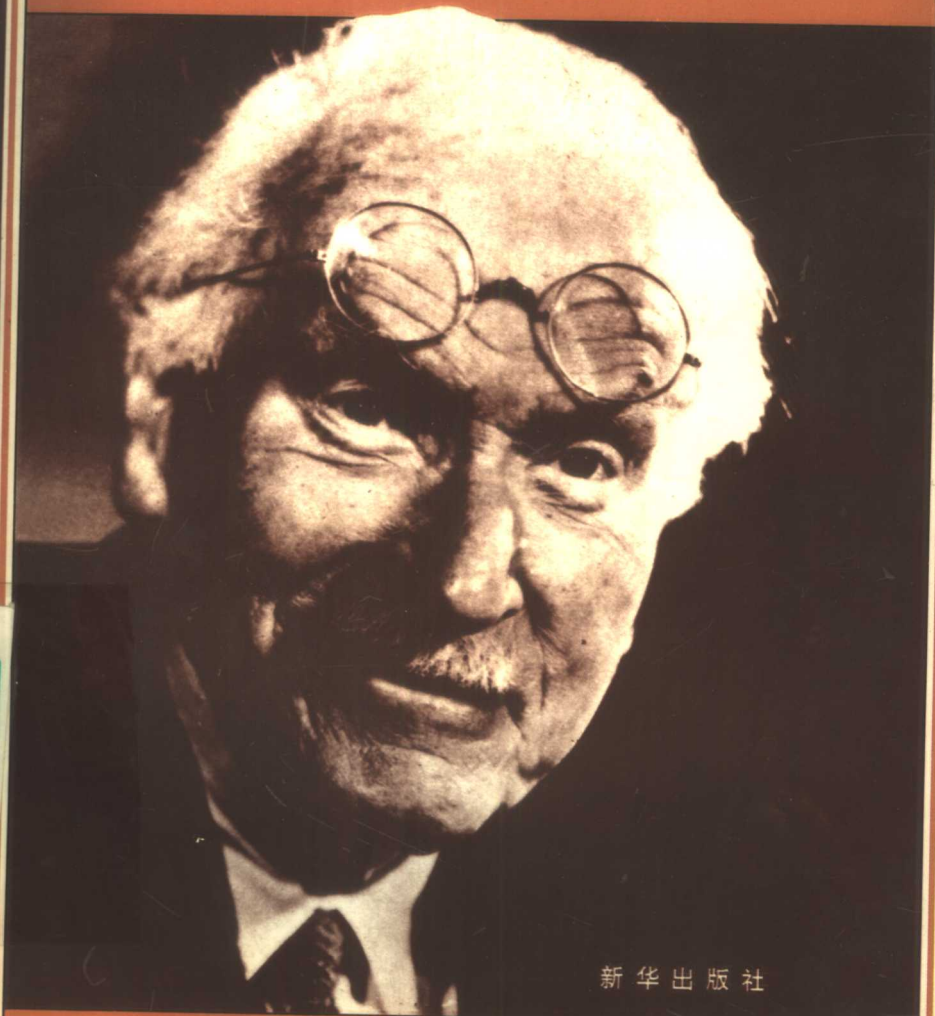


荣格

人与神话



新华出版社

温森特·布罗姆 著 文楚安 译

译者序

——荣格理论的渊源及影响

1961年6月6日，分析心理学派创始人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ustav Jung）与世长辞，享年86岁。荣格给世人留下了十八卷之丰的《荣格全集》，尽管他的理论体系同他的文章一样艰涩难懂，扑朔迷离，可他的追随者至今已遍布全世界，他的影响波及许多领域。荣格一生的足迹，人们只有在他的自传——未收入《全集》的《回忆·梦幻·思考》以及由晚年的私人秘书阿尼拉·杰菲女士所撰写的《荣格的生活和事业》（1968）中去追寻，其它有关材料则寥寥无几。然而，英国当代批评家、传记作家温森特·布罗姆（Vincent Brome）近期所著的《荣格：人与神话》（Jung: Man and Myth）却被认为是至今最有影响的关于荣格生平的著作。布罗姆著述甚丰，其代表作有《我们时代的爱情》（1964），《四位现实主义作家》（1964），《弗洛伊德和他的早期学派》（1967），《哈维拉克·伊里斯：性学哲学家》（1979）等。而且他还一直是《泰晤士报》、《卫报》、《新政治家》、《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文汇》等各大报刊的专栏撰稿人。也是《新大英百科全书》“弗洛伊德”条目的主要撰写人。为了写这部传记，布罗姆潜心研究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从1957年开始搜集资料，研读荣格著作及与荣格有关的著作、评介、回忆录，走访了与荣格和弗洛伊德交往甚密的人及亲属，包括弗洛伊德的至友、弗洛伊德传记的作者琼斯博士，并且查阅了百余种文献，可以说是资料够丰

富翔实了。本书的写作历时二十余年。1978年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出版后，立即引起重视和好评。正如作者所言：“这部传记涉及荣格科学研究的各方面以及他的尚无人知晓的私生活。”作者把作为杰出学者、同时又是普通人的荣格，完整的展现在读者面前。他并不拘泥于生活细节和秘闻，而是力求为人们认识和了解荣格提供极为生动、丰富的背景材料。这部传记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独特的精神分析学以及分析心理学发轫和发展的历史，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精神勾勒和描述，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我国学者对荣格的介绍和研究刚开始，比之弗洛伊德，读者和研究者对荣格还较为陌生。为了借鉴荣格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以促进我国心理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批评等学科的建设，《荣格：人与神话》中译本得以问世，相信读者能对荣格理论的意义和局限性作出自己的判断。为了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荣格理论，并比较荣格和弗洛伊德分歧所在，笔者试图就荣格理论的渊源及影响作一简单阐述。

从精神病学通过心理分析学转向分析心理学，从原型理论转向宗教动机心理及东西方哲学的心理机制。这便是荣格理论发展的大致轮廓。

荣格早年曾在苏黎士布尔格霍尔兹利精神病院担任颇负盛名的精神病学家布洛伊勒（Bleuler）的助手。当时，精神病学领域内正发生根本转变。这一时期，荣格同布洛伊勒通力合作却也渐生分歧，荣格对布洛伊勒力图重建精神病学的心理机制反应冷淡。与此同时，他对法国有名的精神病学家皮埃尔·雅内（Pierre Janet）的理论也表示了同样态度。但是，雅内的理论至少在四个方面，即下意识固恋、综合机制、心理自主性以及双重人格给荣格日后的研究以启发。被称为“无意识之父”的德国玄学哲学家哈特曼（Hartman）对荣格也颇有影响。哈特曼在其三卷本的《无

意识的哲学》(1870)中,强调人类无意识的中心作用,并试图调和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冲突。他把人类无意识展示为三个阶段,即本质无意识、心理的或宇宙无意识以及相对无意识阶段。在第一阶段,理性和非理性结合在一起,是一切精神、一切存在物的基础,经过荣格的改造被称为“精神实体”(Psychic entities)。它不受无意识的约束,能从意识中分裂、阻碍或帮助意识的行动。在第二阶段,理性退却,而在第三阶段,理性征服了非理性才最终导致了理想人格的实现。从哈特曼对无意识发展的描述中,已可看出荣格的人格结构理论,即人格统一、自我实现的雏型。

无意识是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基石。对荣格的理论影响最大的无疑当首推弗洛伊德。正如本书所述,荣格同弗洛伊德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友谊、冲突和最后决裂的过程。二人之间的矛盾固然同他们各自的个性有关(荣格独立性很强),但关键还在于各自理论的根本分歧。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驱力一律来自与压抑的性欲有关的里比多。里比多不但是精神病的生理成因,也是人类心理意识的唯一动因。性冲动决定并且影响人格,甚至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荣格首先断然抛弃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一泛性的里比多概念,而把它命名为个体的普遍生命能量,从根本上区别了他和弗洛伊德各自理论所赖以存在、发展的基础。荣格的里比多概念由于具有普遍的现实性,显然更容易被接受;再者,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作为意识的对抗物,由被遗忘的童年时代印象、与生俱有的本能及与现代人和人类祖先相联系的回忆构成,不但具有个人的,还具有后天所发展起来的特性。荣格不满足这种解释,他把无意识区分为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他说,“无疑,位于表层的无意识或多或少具有个人的特性,我称之为‘个人无意识’。不过,它依赖于更深的层次,是由先天所获得的,并非来自个人后天的经验。这更深一层的无意识我称之为集体无意识。使用‘集体’一词,是由于这部分意识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与

个性心理相反，它具有一切地方和所有人都共有的几乎相同的内容和行为方式。换言之，对所有人而言，集体无意识都是相同的，由此便组成一种超个性的共同心理基础，普遍存在于每个人身上。”^①荣格进而把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用原型（archetype）来表述，有时称之为“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原型成了荣格分析心理学理论的核心内容。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就是所有一切原型的储藏所。原型是人类世代相传的典型心理经验，诸如生、死、男人、女人、母亲、英雄、上帝、魔鬼、智慧老人等等，是具有同样特征的心理物质的浓缩，是所有经验的不断反复的积淀。之所以称之为原始意象，是因为它表明人类心理结构的最初本原可以追溯到生命之始。一种原型可以被看作是生命的一种符号或象征（symbol）荣格没有使用“符号”这个概念，但“原型”说显然与文化哲学体系创始人，当代西方哲学家卡西尔的观点不谋而合。卡西尔认为人的本质和文化的本质必须以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为媒介才能趋于统一，而这种活动或者说创造过程才是人类生活的“原始意象”（archänomen）原始意象的本质就是“符号现象”，人的本质是符号的动物，因为人“生活在一个符号宇宙之中，语言、神话、艺术和宗教则是这种符号宇宙的各个部分。符号之网就由它们编织而成。这是人类经验的意识之网。人类在思想和经验之中取得的一切进步都使这符号之网更为精巧和牢固。”^②可见，荣格的原型说同卡西尔的符号说一样，涵盖所有的文化和精神现象。实际上，荣格对原型的研究正是从心理学、伦理学、人类学、哲学、神经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来考察的，已超越了心理学的范围，有助于寻找人类文化心理结构和历史积淀的深层内容。

与无意识相联系的梦的理论也是荣格和弗洛伊德研究的重要

① 《荣格全集》，第4卷1分册，第3—4页。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版。

② 卡西尔：《人论》，第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课题。荣格的自传以《回忆·梦幻·思考》为题，表明梦幻同荣格一生的活动何等密切相关。本书提供了荣格对许多梦例的精采分析，也揭示了他同弗洛伊德在梦理论上的分歧。弗洛伊德认为梦是性欲伪装的显现，是理解无意识的一把钥匙，任何梦（儿童的梦除外）都是被歪曲的，必须运用自由联想等一系列释梦法还其本来面目。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所特别强调的是做梦人所置身的环境和心态。他认为梦境所揭示的内容并不仅仅是愿望的满足，更不用说只是性欲压抑的释放。因为梦“揭示一些置信不疑的真理，哲学见解，奇异的幻想、记忆、计划、非理性的经验，甚至心灵感应之类的幻念。”^①这显然更符合心理实际。

荣格精神模式中的人格面具（persona）和阴影（shadow）可以分别被认为是弗洛伊德人格三部结构中奉行“现实原则”的“自我”（ego）和寻求“快乐原则”的本我（id）的变形——另一部分是体现“道德原则”，充当“自我”监督者的“超我”（superego）。但是，荣格显然赋予了人格面具和阴影比自我、本我更深邃的内涵。人格面具同自我相对应，是一种适应社会和本能要求的生存机制，在人生舞台上，它为自我穿上外衣，戴上各种面具以扮演各种角色，调整个人同自我的自居作用（identification）可导致人格的“扩张”（inflation）。由于这种自居作用在实际上不可能与社会道德、习俗，其它人的意志相符合，一方面既可能使个人在生活和事业上获得成功；另一方面“扩张的结果也可能使人陷入同外界的矛盾或自我异化的痛苦中，进而转向自卑、孤独、有害于心理健康”。所以，就人生的最后目的——个性化或“自我实现”而言，人格面具只是精神的“外部显相”（outward face）。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的本我浑浑沌沌，是充满罪恶的地窖，代表全部本能欲望；而荣格则认为存在于集体无意识

① 荣格：《心理治疗实践》，第147页。

中的阴影并非全是邪恶、泛性色彩的。他使用“阴影”有多层含义：第一，它是每个人身上黑暗的一面，但所谓“黑暗”(dark)，就字面而言，并不是判断“是”与“非”，“善良”与“罪恶”的唯一标准，只不过是说，它是人精神中最为隐蔽，最深入，尚未暴露的部分，既能容纳好的也能容纳坏的心理内容。为了使阴影这个概念表述得更加明确，荣格特别把那些为意识所厌恶的，同公认的道德准则相对抗的产生邪恶动机的心理内容称为“魔鬼原型”；第二，荣格指出“只有三维物体，即立体的东西才会投射阴影，如果我们没有阴影，就不是完整的人。”^①可见，一个个性充分发展的人，阴影的内容何等丰富；第三，人类祖先所遗传下来的动物本性，即非理性因素，既是破坏性的，又是创造性的、充满活力的，阴影中的动物性如果能受到人格面具力量适当的抵制，或能同自我保持适度和谐，便可激发个人创造力，在身心两方面达到满足，人格主体会更加丰满，最终导致个性化(individuation)。反之，阴影会与个性化相对抗，形成扭曲人格。显然，荣格关于阴影的概念比弗洛伊德的本我更能深刻阐明人的生存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更能显示精神和人格的复杂性，更能揭示出伟大人物的创造力，包括灵感、直觉之类潜在的超验现象的内在机制。

比较荣格同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异同，还必须考察弗洛伊德的“超我”和荣格的“自身”(self)概念。自身不同于多半是无意识的“自我”，它是荣格理论的核心之一，也是人格发展完善即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的最终目标。而“超我”除了对自我与本能有强制、威胁作用外，本身并不以人格完善为目的。再者，“超我”的形成由先天遗传，是婴儿时期的延长以及性欲延迟的结果，在

① 大卫·柯克斯：《现代心理学与荣格》，第142—143页，巴勒斯和诺贝尔出版公司，1968年英文版。

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父母影响，而“自身”的显露和实现则需要个人努力，取决于人格其它部分的充分发展，其驱力也不是性力里比多，而须依赖于内、外部的情势和作用。所以，荣格认为，只有人到中年，经历了生活的各种波折变化，精神愈加成熟，个性化程度愈强烈，自身原型才会更加鲜明地显现。

荣格不止一次地承认“个体心理学”派创始人A·阿德勒对他的人格理论的影响。他赞同阿德勒的观点——对优越感的追求是某些神经症的特征，是对自卑情绪的必然补偿，超越自卑才能实现人生的至善自尊。可见，尽管两人在某些观点上不尽一致，但就人格的最终目标而言，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荣格对于实用心理学以及文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他的心理类型理论。他认为个体的人可分为两种心理类型或两种定势（内倾和外倾），定势分别与外部环境和个体的精神过程相联系。由此出发，他提出意识的四种机能（思维、情感、感觉、直觉）。两种定势与四种机能组合又可分为八种人格类型，使人格理论的内容更趋复杂丰富。不过，他承认，法国心理学家阿弗雷德·比奈（Alfred Binnet）通过两种不同智力的心理测验显示了人的心理可分为内倾与外倾，证明人的个体心理存在差异。这曾给他的理论以启迪。在《心理类型》这本著作中，荣格还提到瑞士作家卡尔·斯皮特勒（Carl spittler）以及席勒的《论人类审美教育》一书对他的心理类型理论的影响。他还从尼采、荷尔德林、雷塔·哈加德、H·G·威尔士等作家的作品中寻找例证，来证明自己对心理类型、里比多的上升与运行，象征形式以及关于人的两性同体（bisexuality），即被他发展为阿妮玛与阿尼姆斯原型的表述。

比较荣格和弗洛伊德各自的理论体系及实践，不难发现，作为精神病医师，从心理治疗入手，他们都进而转向对于上帝、人以及人类生存状况的具有哲学意义的反思。但不同于弗洛伊德，荣格力图在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中谋求融合。1914年，荣格钻研了诺

斯提教义。这一产生于罗马帝国时期，流行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神秘宗教，集多种信仰的通神学和哲学之大成。诺斯提教义认为人是住在躯壳中的灵，物质世界不是至高神灵，而是一位“巨匠造物主”(Demiurge)的创造物，只有把握“诺斯”(真知)，凡人方能得到解脱。因此，禁欲静修才能转生。荣格由此相信诺斯提教义早已预示了无意识的存在。荣格还对炼金术、占星术有特别的兴趣。在研读了法国科学史家、有机化学家贝特洛(Berthelot)的有关著作后，他坚信，炼金术是“半理性、半神秘的科学。”荣格还深受被称为医学界的路德的瑞士炼金家、医学家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的影响，写过一篇精辟的论文，分析帕拉切尔苏斯的研究和人格，视他为无意识心理学的先驱之一。

关于宗教学，荣格读过早期希腊教会最有影响的神学家、《圣经》学者奥里金(Origen)的著作。吸引他的并不是奥里金所强调的基督教义本身，而是认为存在一个灵魂世界的泛灵论。荣格继而研读东方神秘典籍，希望能从中验证自己的思考。其中，《藏道经》对在死亡和转世间的灵魂历程描绘得格外富于诗意，具体分为三个阶段：死者首先置于神速般的睡眠状态；然后在幻觉中苏醒；最后灵魂通过涤罪净化进入天界。荣格发现这种描述同个性化进程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1929年，荣格读到他的朋友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译成德文的中国道教典籍《金丹要诀》及《易经》，并为之写了评介。在他看来，其中所述的象征或符号同他的病人的梦、幻想中的象征相似。由此他找到基督教义与炼金术象征的联系。他认为《易经》的核心思想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每一个事件具有只有在它发生时才能产生的永恒不变的特征，而通过客观发生的偶然事件可以确定人的心灵现实。荣格称这种现象为“共时性”(Synchronicity)。他说，“有人 would

它仅仅是主体的产物，而我则认为它不过反映了客观事件的性质。”^①《荣格全集》第八卷《精神的结构与动力》试图对共时性加以阐释，是他的理论体系中最为神秘莫测的难题之一。

传入西方的印度瑜伽佛教行派也受到荣格的注意。1944年，他为齐默尔（Zimmer）介绍瑜伽的著作《本我之路》写一评论，题名：《印度的圣贤》。他承认主张取得灵智经验和满足人世欲望的印度教真谛的象征及礼仪加深了自己对集体无意识象征性的理解。

一一列举荣格理论的渊源不是易事。他精通西方多种语言，读过几乎所有有影响的西方哲学家、神学家、东方学家、神秘主义者、人类学家的著作。这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卢梭、叔本华、马丁·布伯、利普斯、布莱克、亚瑟·韦利、冯特等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发现，荣格的原型概念既类似柏拉图的理念，又类似康德的范畴。而十九世纪神学家施莱尔·马赫（schleimacher）无疑对荣格的自我实现理论有所启迪。弗雷泽的《金枝》和《图腾崇拜和族外通婚》，列维-布留尔的《原始社会心理作用》、巴斯蒂安（Bastian）的《历史上的人类》、巴霍芬（Bachofen）的《母权》都对荣格的理论建树（特别是阿妮玛和阿尼姆斯原型）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二

荣格理论的影响不但直接涉及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疗，还影响到西方的哲学、宗教科学、艺术诸多领域。

“原始意象”、“内倾”、“外倾”以及“情结”的独特概念已渗入弗洛伊德学派，甚至迫使弗洛伊德本人修正泛性的里比多理论，而用生死本能、自恋欲来加以补充，也正是荣格对神话以及里比

① 布罗姆：《荣格：人与神话》，第192页（英文版）。

多的变形与象征的研究，促使弗洛伊德把注意力转向神话和人类学，写成了《图腾与禁忌》这种重要著作。新弗洛伊德主义者以及法兰克福派的理论家，诸如E·弗罗姆以及正冲击西方心理学的“第三思潮”的马斯洛的人格学说显然也受益于荣格的个性化和自我实现理论。他们都摒弃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性动力原则，强调人格发展的个人和社会因素。弗洛姆认为五种需要（联系、超越、根源、认同及定向）是健康个性发展的基础，而个体人格是文化发展的产物。马斯洛则提出人的基本需要、发展需要、潜力和自我实现。他承认荣格同阿德勒、奥尔波特、罗杰斯等一批杰出的心理学家“开了第三思潮的先河。”^①德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松（Erikson）在《儿童时期与社会》（1950）一书中，根据荣格的人格理论设想心理社会发展可分为八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自己的心理社会要求，在转入下一阶段时，个体必须克服和内化一系列心理危机才能取得人格全面发展。

在心理治疗方面，虽然受到学院派某些心理学家的非难，但荣格早期的研究至今仍未失去其影响。在许多精神病治疗医院，语词联想实验仍在普遍使用。罗沙赫（Rorshach）据此设计了为心理学界所公认的罗尔沙赫氏测验，让患者按照所看到的物体在墨迹图上的部位来描述一系列刺激性内容的特征（形状和颜色），将人格分为“内倾”和“外倾”两种类型。基于这种实践，测谎器才得以发明。根据荣格理论所设计的梅波类型指标（MBTI）是一种人格量表，运用于从十岁到成人的各类被试者，可测量个人的特点和兴趣。1976年正式使用以来，现在已广泛用于诸如管理心理等各实际领域。MBTI现已借助电脑微型机IBMPC软件这种先进手段来测试。

^①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第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荣格理论中的神秘主义在宗教思想界也掀起轩然大波。荣格一直关注宗教问题，力图从神话、巫术、炼金术、招魂术、占星术，甚至算命、卜卦等方面，从心理学角度来揭示上帝的本源和宗教的性质。涉及宗教的众多原型成为其理论问题的重要内容。一些神学家断言，荣格是无神论者，另一些人则认为荣格的理论是对新教教义的肯定。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晚年，荣格写过一部重要著作《对约伯的回答》，被认为是他著作中最有挑战性的一部。这部著作有助于澄清人们对他的宗教观的某些误解。《约伯传》为《旧约·圣经》之一卷，相传为一位佚名的犹太人所作，以书中主人公约伯为书名，用长篇诗剧形式探讨人世善良、罪恶等哲理。荣格引经据典公开表露对上帝的蔑视。二次世界大战带给人类文明的深重灾难使他深信：“约伯揭示了某种傲慢、目空一切，甚至高于上帝本身的正义存在着……”^①而上帝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一个应该被治愈的精神病患者。”^②他还认为科学追求真理，而真理不可穷尽；宗教却视真理为占有物，因此不可能进一步去探索真理。诸如此类对上帝和宗教的嘲弄、亵渎，竟然使出版商不敢在美国出版此书。

荣格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文艺批评家，但众所周知，当代具有真正国际性影响的文学批评模式之一的神话——原型批评（统称原型批评），直接产生于他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理论。当然弗雷泽的人类学理论，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和神话思维的研究无疑也成为原型批评极其宝贵的思想库。接受荣格理论的启发，莫德·波特金（Moud Bodkin）的《诗歌中的原型模式》（1934）和弗莱（Frye）的《结构的剖析》（1957），以及其它众多批评家、作家的努力及实践，已使原型批评成为沟通文学与心理学、人类学与哲学等领

① 布罗姆：《荣格：人与神话》，英文版，第284页。

② 《荣格书信集》，第2卷，1952年1月5日。

域的桥梁，极大地开拓了文学新的思维空间，从本世纪的五十年代以来，正引人注目地迅速发展。评价荣格对文学批评的重大影响有必要了解他的文学批评观，可简要归纳于下：第一，荣格注重文学中的原始因素，它们在神话中屡见不鲜，是永恒持久的心理原型，可以通过梦、想象、幻念等形式出现；第二，荣格向来强调内倾的重要性。文学批评必须考察“完全属于主体自身精神的那些因素”，“……对主观水平面上力量的探究使我们不但能够以更加广阔而深邃的心理学观点来了解梦幻，而且也包括文学作品本身。文学作品中具有个性的人物体现了作者精神中相互关联的自主情结。”^①因此主观态势有助于了解触及到读者的心理原型的文学作品的巨大感召力；第三，文学蕴含历时性的内容，反映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的千态万变的发展。在这种过程中，文学作品的作用在于其补偿机制，即使无意识的力量重新复苏。所以文学作品像梦一样，既可以预示，也可以还原，具有因果关系；第四，文学作品往往只具有美学鉴赏价值，因为所谓美学价值“不适于解决教育人这样一个严肃而特别困难的任务。它总是暗示和假设它应该创造的东西的存在，即爱美的能力，而这在实际上有碍于对事物本身进行深入考察。因为它总是回避邪恶、丑陋及一些棘手的现象，只是寻求欢娱，尽管它具有某种启发意义。”^②荣格的这种看法显然未免偏颇。他进而把艺术作品分为两类——心理型与幻想型，并坦率承认自己对幻想型作品的偏爱，因为“幻觉中出现的東西叫集体无意识”，只有当艺术家感受到无意识冲动、体验到某种真实而原始的经验时，作品才能超越事实，唤醒心灵深处的“种族记忆”，世代积淀起来的集体无意识能量才能得到释放，表现了一种比人类情感更深沉、更难忘的幻觉体验，强

① 《心理类型》，见《荣格全集》，第6卷，第472—473页。

② 《荣格全集》，第6卷（英文版），第121页。

烈震撼读者心灵，艺术作品的永恒魅力正在于此。荣格因此认为艺术家应该是一个“集体人”，是体现人类无意识心理生活，并使之具体化的人，是自己民族和全人类的精神代言人。“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在论及但丁、歌德、尼采等作家时，荣格不止一次阐述了这种观点。

直接或间接溯源于荣格的原型理论，当代西方批评家尽管对荣格理论仍有所保留，但他们兼收并蓄，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发展和容纳了荣格的观点。美国著名批评家布勒克和沃伦说：“不难发现艾略特所受的荣格的影响和对荣格论点的复述，即在个人的‘潜意识’中——我们的过去，尤其是童年和婴儿期，已经封闭起来的意念——的底层潜有着‘集体潜意识’，即已封闭起来的我们民族以往的记忆，甚至是史前期的人类的记忆。”^① T·S·艾略特一向认为，艺术家比他同时代人更为原始，因为“前逻辑的心态存在于文明之中，但只有诗人，或通过诗人的帮助才能达到。”^② 前逻辑心态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另一说法。艾略特还特别强调诗人的听觉想象力和视觉意象同原始心灵的联系，这同荣格的“幻觉型”作品的提法正好一脉相承。

考察结构主义的成因还可以发现，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无论是乔姆斯基关于语言固有构造或者列维-斯特劳斯关于文化系统的普遍模式说，就其与神话的溯源而言，同荣格的理论如出一辙。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语言“构成文化现象（使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原型，以及全部社会生活形式借以确定和固定的原型。”^③ 而

① 《文学理论》，第7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艾略特的观点可见艾《诗歌中的功用》一文。

② 《文学理论》，第79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艾略特的观点可见艾《诗歌中的功用》一文。

③ 特伦斯·雷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第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

人类学家研究的正是社会生活得以进行的“无意识基础”。可见，结构主义者的“原型”说尽管在具体界限上并不等同于荣格关于原型的概念，但结构主义寻求心灵本身的永恒结构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宗旨正相一致。苏珊·朗格认为艺术形式传达“意味”，是明确表达情感的符号，与语言、神话、梦幻同属一个范畴，这种对于人类来说是普遍相通的情感，或者说生命形式正是人类精神活动与情感活动的深层心理结构，不难看出，她的理论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学说的直接继承关系。

荣格的原型理论对我国当今文学批评，甚至创作已产生相当的影响，严格说来可以上溯到更远一些时期。闻一多在《神话与诗》中，从神话和仪式的角度研究宋玉《高唐赋》同其它古代神话、传说的渊源。他发现鱼在文学作品的情欲、配偶象征性，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原型。闻一多早年在美国研读，有精深的西方文化根底，他是否直接读过荣格的著作还有待考证，但有趣的是，荣格在《埃里思——自身现象学研究》（《荣格全集》第四卷）第二部分中曾以《鱼类的历史意义》、《鱼类象征的矛盾性》等为题撰文，如果比较他们的观点，一定可以加深对中西文化传统关系的了解。就当时文学批评而言，李泽厚的“历史积淀”说可以被认为是由荣格的“民族心理积淀”说发展而来。当代文学作品中对于人与文学本身的思考，强调作家主体意识，再现人物丰富而复杂心灵现实的“向内转”趋势，刘再复的“性格二重组合”论，还有当代作家中的“寻根热”文化思潮，特别是在我国沉寂多年的文艺心理学又重新发展的势头等无不说明荣格理论在我国的强烈反响。当然这种影响不是唯一的，还有其它多方面原因。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关于艺术美学同美感本质的探讨中，有一种观点颇引人注目，即美是自由的象征。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要引起读者共鸣，存在着一种内在机制，必须转化为象征，即符号“成为欣赏者进行审美创造的共同媒介……文学作品在空间横

向和时间纵向不断地被欣赏者群体改造成各自的经验和情感的表现形式(符号)。因此,优秀艺术作品的普遍的、永恒的生命力,归根到底是文艺作品符号的普遍、永恒的功能。”^①显然,这种打上民族心理共同印记以及人类共同心理印记,超越时空,蕴藏着极其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和时代内涵的象征,换句话来表述,就是原型。

像弗洛伊德一样,荣格无疑属于人类历史上一生致力于探索人类精神的一位伟大的后继者,也是在他之后的众多追随者所崇敬的圣人和先驱。难怪有的批评家认为,荣格取代弗洛伊德,甚至于上帝创立了自己的宗教。宗教是一种世界现、一种信仰。就此而言,荣格的理论体系因其神秘莫测、唯心论、经验主义、唯理性主义色彩更独具魅力,而这些也使他的理论长期以来蒙受反科学的指控而遭受非议。的确,荣格的理论核心集体无意识、原型,还缺乏精密的科学论证。他怀疑上帝的存在,但又崇尚灵学,种种片面性使他精心建造的理论大厦基础受到动摇。不过,人类的认识无止境,许多假说会成为事实,人体特异功能以及许多至今未能用现代科学解释,被科学家称为波尔代热斯现象的超自然奇景怪事仍困惑着人类,激励人类去探索宇宙和人脑之秘,而现代脑科学与高级神经系统生理学仍处于开始阶段,许多神秘的“黑洞”正有待人们去打开。荣格所追求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这或许正是布罗姆的这种荣格传记以“人与神话”为题的深刻寓意。

文楚安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成都华西坝宁材陋室

① 林兴宅:《艺术魅力的探寻》,第93—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目 录

译者序——荣格理论的渊源及影响	(1)
第 一 章 家世	(1)
第 二 章 童年	(11)
第 三 章 从乡村小学到大学预科	(26)
第 四 章 早期思想中的宗教冲突	(44)
第 五 章 智力的觉醒	(55)
第 六 章 大学生活和职业选择	(62)
第 七 章 年轻的心理学家	(84)
第 八 章 开始家庭生活	(100)
第 九 章 同弗洛伊德的友谊——第一插曲	(113)
第 十 章 同弗洛伊德的友谊——第二插曲	(133)
第 十 一 章 分歧的加剧	(141)
第 十 二 章 初次美国之行	(147)
第 十 三 章 苏黎士学派中的斗争	(165)